**卷十杂证汇参**

## 饮

经义

岁土太过，饮发中满食减。土郁之发，为饮发注下。太阳司天，湿气变物，水饮内蓄，中满不食。太阴在泉，民病饮积。太阴之胜，饮发于中。太阴所至，为积饮痞隔。少阴司天，四之气，民病饮发。诸病水液，澄澈清冷，皆属于寒。《素问》

哲言

问曰：夫饮有四，何谓也？师曰：有痰饮、有悬饮、有溢饮、有支饮。问曰：四饮何以为异？师曰：其人素盛今瘦，水走肠间，沥沥有声，谓之痰饮。饮后，水流在胁下，咳唾引痛，谓之悬饮。饮水流行，归于四肢，当汗出而不汗出，身体疼痛，谓之溢饮。咳逆倚息，短气不得卧，其形如肿，谓之支饮。夫心下有留饮，其人背寒冷如掌大。留饮者，胁下痛引缺盆，咳嗽则转甚。胸中有留饮，其人短气而渴，四肢历节痛。膈上病痰，满喘咳吐，发则寒热，背痛腰疼，目泣自出，其人振振身剧，必有伏饮。夫病人饮水多，必暴喘满，凡食少饮多，水停心下，甚者则悸，微者短气。水在心，心下坚筑，短气，恶水不欲饮；水在肺，吐涎沫，欲饮水；水在脾，少气身重；水在肝，胁下支满，嚏而痛；水在肾，心下悸。《金匮》

按痰饮病者，痰为物化之病，而饮为物不化之病也。饮食入胃，胃中阳盛气足，则俱为正气正血，灌滋脏腑，敷通营卫矣，何有于痰饮？痰饮者，胃阳不足以腐消，脾气不足以旋运，而痰饮成矣。痰即食物也，入胃而胃冷不足以消之，斯化为痰；饮即水也，入胃而脾湿不足以输之，斯留为饮。二者虽常相附而居，而其实所因各异。皆应责之以脾胃虚寒，俾有用之饮食，成为害之痰饮。《内经》言饮而不及于痰，言痰自仲景始，已有痰病之说列于《伤寒论》中，复合痰饮而言之于《金匮》。细考其文，究以饮为主，而以痰为附论。可见痰即食物，虽为病而不必荡除，但能腐化水谷，在痰不必专治而自减；饮为水邪，有留伏则最难驱逐，势必分明辨证，在水必有专治而后安。此二病合论中，又宜存分晰之见，不容混其义焉。魏荔彤

饮者，蓄水之名，自外而入；痰者，肠胃之液，自内而生。其初各别，其后同归，故积饮不散，亦能变痰，是饮为痰之渐，痰为饮之化。若其外出，则饮形清稀，痰形稠浊，又不同也。《证治汇补》

水气上逆则呕，停于膈间则痞，上干于头则眩，凌心则悸。汪讱庵

痰饮总为一证，而因则有二：痰因于火，有热无寒；饮因于湿，有热有寒，即有温泉无寒火之理也。痰饮者，水走肠间，沥沥有声；悬饮者，水流胁下，咳嗽引痛；溢饮者，水流行于四肢，汗不出而身重；支饮者，咳逆倚息短气，其形如肿。一由胃而下流于肠，一由胃而旁流于胁，一由胃而外出于四肢，一由胃而上入于胸膈。始先不觉，日积月累，水之精华，转为混浊，于是遂成痰饮。必先团聚于呼吸大气难到之处，故由肠而胁而四肢，至渐渍于胸膈，其势愈逆矣。痰饮之患，未有不从胃而起者矣。水所蓄聚之区，皆名留饮。留者，留而不去也。留饮去而不尽者，皆名伏饮。伏者，伏而不出也。喻嘉言

补编

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。心下有痰饮，胸胁支满，目眩，苓桂术甘汤主之。夫短气有微饮，当从小便去之，苓桂术甘汤主之，肾气丸亦主之。病者脉伏，其人欲自利，利反快，虽利，心下续坚满，此为留饮欲去故也，甘遂半夏汤主之。病悬饮者，十枣汤主之。病溢饮者，当发其汗，大青龙汤主之，小青龙汤亦主之。膈间支饮，其人喘满，心下痞坚，面色黧黑，其脉沉紧，得之数十日，医吐下之不愈，木防己汤主之。虚者即愈，实者三日复发，复与不愈者，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。心下有支饮，其人苦冒眩，泽泻汤主之。支饮胸满者，厚朴大黄汤主之。支饮不得息，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。呕家本渴，渴者为欲解，今反不渴，心下有支饮故也，小半夏汤主之。腹满，口舌干燥，此肠间有水气，己椒苈黄圆主之。卒呕吐，心下痞，膈间有水，眩悸者，半夏加茯苓汤主之。假令瘦人脐下有悸，吐涎沫而颠眩，此水也，五苓散主之。《外台》茯苓饮治水，胸中有停痰宿水，自吐出水后，心胸间虚，气满不能食，消痰气令能食。咳逆倚息不得卧，小青龙汤主之。先渴后呕，为水停心下，此属饮家，小半夏茯苓汤主之。《金匮》

按：“此为留饮欲去故也”句，当在“利反快”之下，必传写之讹。按：“支饮胸满”之“胸”字，当是“腹”字，若是“胸”字，无用承气汤之理，当改之。按“瘦人”之“瘦”字，当是“病”字。“颠眩”之“颠”字，当是“巅”字，巅者，头也。文义始属，当改之。《医宗金鉴》

## 眩晕

经义

徇蒙招尤，目瞑耳聋，下实上虚，过在足少阳、厥阴，甚则入肝。木郁之发，甚则耳鸣眩转，目不识人，善暴僵仆。《素问》

上气不足，脑为之不满，耳为之苦鸣，头为之苦倾，目为之眩。《灵枢》

哲言

眩者，言视物皆黑；晕者，言视物皆转。二者兼有，方曰眩晕。若甚而良久方醒者，又名郁冒，谓如以物冒其首也。《证治汇补》

眩晕之证，《内经》虽云皆属于肝风上攻，然体虚之人，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，皆能眩晕，当以脉正别之。风则脉浮有汗，项强不仁；寒则脉紧无汗，筋挛掣痛；暑则脉虚烦闷；湿则脉沉吐逆。及其七情所伤，遂使脏气不平，郁而生涎，结而为饮，随气上逆，令人眩晕，眉稜骨痛，眼不可开，寸脉多沉，此为异耳。若疲劳过度，吐衄便利，妇人崩伤产后，去血过多，皆令人眩晕，当随其因治之。严用和

眩晕之病，悉属肝胆风火。风火属阳，阳主动，故目眩而头晕也。譬如火焰得风，则旋转不已。有肾阴不足，三阳之焰震耀于当前，故阴虚之人常若眩晕。目中忽见火如星炮，胸隔必多痰，晕时眼不能开，开则所见之物非斜即倒。有中土虚衰，下逆之光上浮巅顶，发则眩仆呕吐，而五心烦热。《己任编》

肥白人湿痰滞于上，阴火起于下，痰挟虚火，上冲头目，邪正相煽，故忽然跟黑生花，所谓无痰不作眩也。黑瘦人肾水虚少，肝枯木动，复挟相火上踞高巅而作眩晕，所谓风胜则地动，火得风而焰旋也。朱丹溪

头痛之病，上实证也；头眩之病，上虚证也。《内经》分别甚明，曰头痛巅疾，下虚上实；又曰上实下虚，为厥巅疾。此以邪气在上，所以为痛，故曰上实也。至若眩晕之病，则曰上气不足，又曰上虚则眩，未闻言上之实也。而后世诸家，有曰结而为饮，随气上逆者；有曰疲劳过度，下虚上实者；有曰肾不纳气，使诸气逆奔而上者。即如丹溪亦曰痰在上，火在下。凡此皆言上实也。何与《内经》相反若此？噫！此后人之不明耳。夫眩晕之证，或为头重眼黑，或为脑髓旋转，不可以动。求其言实之由，不过谓头重者为上实。不知头本不重于往日，而惟不胜其重者，乃甚于往日耳。上力不胜，阳之虚也，岂上实乎？又何气不归元及诸气逆奔之有？盖上实者宜降宜抑，上虚者最不宜再伐生气。此上实上虚之旨，不可不辨。头眩有大小之异，察之可得虚实之情。如今人之气禀薄弱者，无论少壮，或于劳倦酒色之后，每有耳鸣如磬，或头眩眼黑，倏顷而止者，乃常有之事。至于中年之外，多见眩仆卒倒等证，亦常有之事。但忽晕忽止者，人皆谓之头晕眼花；卒倒而不醒者，人必谓之中风中痰，不知忽止者，以其气血未败，故旋见而旋止，即小中风也；卒倒而甚者，以其根本既亏，故遽病而难复，即大眩晕也。且必见于中年之外，而较之少壮益又可知。于此察之，则是风非风，是痰非痰，而虚实从可悟矣。张景岳

补编

心下有痰饮，胸胁支满，目眩，苓桂术甘汤主之。心下支饮，其人苦眩冒，泽泻汤主之。《金匮》

眩晕一证，人皆称为上盛下虚，而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。盖所谓虚者，血与气也；所谓实者，痰涎风火也。原病之由，有气虚者，乃清气不升，或汗多亡阳所致，当升补阳气；有血虚者，乃亡血过多，阳无所附而然，当益阴补血。此皆不足之证也。有因痰涎郁遏者，宜导痰开郁，重则吐下；有因风火摇动者，宜清上降火。此皆有余之证也。世有谓气不归元，而用丹药镇坠，沉香降气，盖香窜散气，丹药助火，其不归之气岂能因此而复耶？《经》谓治病求本，气之不归，求本用药则善矣。刘宗厚

丹溪论眩晕曰：无痰不作眩，虽有风者，亦必有痰挟气，虚者亦宜治痰为主。若据此论，则凡眩晕无非痰证也。何轩岐之言，绝不及痰，故在丹溪则曰无痰不作眩，当以治痰为主。余则曰：无虚不作眩，当以治虚为主。张景岳

眩晕一证，有虚晕、火晕、痰晕之不同，治失其要，鲜不误人。曷言乎虚晕也？如纵欲脱血，痈溃产后，老年精衰诸伤阴者，其证面赤口干，烦躁不寐，便秘溺赤，其脉弦细而数，或弦大而数，无非精血受亏，阴虚为病。盖蒂固则真水闭藏，根摇则上虚眩仆，此阴虚之晕也。如劳倦费神，吐泻汗多，悲哀痛楚诸伤阳者，其证面青神倦，畏寒厥冷，身面浮气，其脉沉细而迟，或浮大而空，无非元阳被耗，气虚为病。盖禀厚则真火归藏，脏亏则气逆上奔，此阳虚之晕也。治阴虚者，用归芍六味汤加人参之类，壮水之主，以生精血；治阳虚者，用八味养血汤加人参之类，益火之原，以生元气，所谓滋苗者必灌其根也。曷言乎火晕也？如房劳则火起于肾，暴怒则火起于肝，思虑则火起于脾。其证耳鸣目黑，上重下轻，眩仆卒倒，脉象细弱，无非动作烦扰，虚阳不藏。盖火藏则清明内持，动扰则掉摇散乱，此虚火之晕也。若实火眩晕者，人必强健，证必暴发，渴必引饮，脉必洪数，呕吐酸苦晕稍定，饮食寒凉晕稍缓，便解燥结晕稍止，无非风火相搏，实火为害。盖有余则上盛而火炎，壅塞则火炽而旋转，此实火之晕也。治虚火者，用六味、逍遥之属，滋阴以制火，舒肝以养脾；治实火者，宜三黄、竹叶、石膏之属，清降以抑火，辛凉以泻热，所谓虚火可补，实火可泻也。曷言乎痰晕也？如水沸水泛，则痰起于肾；风火生涎，则痰起于肝；湿饮不行，则痰起于脾。其证头重眼花，脑转眩冒，倦怠嗜卧，食饮不甘，脉象缓滑，无非疲劳过度，虚痰为虐。盖清升则浊阴下走，气滞则津液不行，此虚痰之晕也。若实痰眩晕者，脉证必实，积热在阳明，阻塞在经络，郁遏在肠间，无非风火结聚，积痰生灾。盖液凝则浊阴泛上，饮停则火逆上升，此实痰之晕也。治虚痰者，宜六味、八味、归脾之属，补肾之原以治痰之本；治实痰者，宜二陈、芩、连、滚痰丸之属，冷肠胃之热以治痰之标。大抵虚晕者十之六、七，兼痰火者十之二、三。且今人气禀薄弱，酒色不谨，肝肾亏而内伤剧，以致眩晕大作。望其容则精神昏倦也，闻其声则语言低微也，察其证则自汗喘促也，切其脉则悬悬如丝也。当此之时，须执定见，毋惑多岐，参、芪、归、术，重剂多进，庶可转危为安。倘病家畏补而生疑，医家见补而妄驳，旁人因补而物议，以虚证为实火，以参、芪为砒毒，卒中之变至，危脱之象见，虽有智者，无如何矣！《会心录》

戴复庵云：有眩晕之甚，抬头则屋转，眼生黑花，常见有物飞动，或觅见一物为两，宜《秘旨》正元散，加鹿茸，兼进养正丹。不效，一味鹿茸，每服半两，酒煎者滓，入麝香少许。缘鹿茸生于头，头晕而主以鹿茸，从其类也。此为虚寒也。丹溪云：眩晕不可当者，大黄酒炒为末，茶调下，每服一、二钱。此为实热也。张路玉

《经》云：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。头为六阳之首，耳目口鼻，皆系清空之窍，所患眩晕者，非外来之邪，乃肝胆之风阳上冒耳，甚则有昏厥跌仆之虞。其证有夹痰夹火、中虚下虚、治胆治胃治肝之分。火盛者，用羚羊、山栀、连翘、花粉。元参、生地、丹皮、桑叶，以清泄上焦窍络之热，此先从胆治也。痰多者，必理阳明，消痰如竹沥、姜汁、菖蒲、二陈汤之类。中虚则兼用人参、《外台》茯苓饮是也。下虚者必从肝治，补肾滋肝，育阴潜阳镇摄。至乎天麻、钩藤、菊花之属，皆系熄风之品，可随证加入。此证原本肝风，当与肝风、中风、头风门合而

参之。《临证指南》

脉候

浮而散者为眩仆。春脉太过，则令人善怒，忽忽眩冒而巅疾。《素问》

肝脉溢大主眩。若风浮寒紧，湿细暑虚，痰弦而滑，瘀芤而涩，数大火邪，濡大虚极。《证治汇补》

## 脑

经义

脑为髓之海。髓海有馀，则轻劲有力，自过其度；髓海不足，则脑转耳鸣，胫痠眩冒，目无所见，懈怠安卧。上气不足，脑为之不满，耳为之苦鸣，头为之苦倾，目为之眩。《灵枢》

哲言

脑为髓海，囟以卫之。小儿囟不合者，脑未满也。脑髓纯者灵，杂者钝。耳目皆由以禀令，故聪明焉。思则心气上通于囟，脑髓实则思易得。过思则心火烁脑，头眩、眼花、耳鸣之象立见，而髓伤矣。髓本精生，下通督脉，命火温养则髓益充。纵欲者伤其命门，不但无以上温，而且索其下注，脑髓几何，能禁命门之取给而不敝乎？精不足者，补之以味，皆上行至脑，以为生化之源，安可不为之珍惜？《医参》

补编

头脑作痛，犹如刀劈，动辄眩晕，脑后抽掣跳动，举发无时，此肝经痰火，名曰厥巅疾。厥者，逆也。恚怒太过，气与血俱逆于高巅。而胆穴又络于脑。宜清痰降火，以芩、连、花粉、胆草、大黄、芦荟、丹皮、赤芍之类，调猪胆汁服之。若虚弱人患此，宜六味汤、逍遥散主之。《证治汇补》